



【行走人生】

夜宿王石门

□刘锦佃

香山,秋夜。
王石门,一抓一把的星辰。
你曾在哪里借宿?你曾在何处沐浴过这样的星河?你曾牵手何人,在哪一片星光下徜徉无眠?日月盈昃,辰宿列张,生命中哪一个夜晚的星辰让你刻骨铭心?

王石门,唯有王石门。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无须惊恐,置身王石门,已是遨游在天界银河,身边就是天上人间。

李白站立的危楼高不过几丈,他的诗作《夜宿山寺》,写的是湖北省黄梅县蔡山峰顶山的江心寺。蔡山海拔58米,王石门海拔851米,他老人家若畅游齐鲁,偶尔错过宿头,借宿香山王石门,断然不会把那份浪漫豪放的盎然情趣,随意留在寻常山丘之上。

王石门,一个不大的村落,一片顶着太多故事,俯视山川的向阳坡。

深夜里的王石门,晴空下黢黑的房屋,树影间隐约着灯火。

车在村庄下边的小广场上停下,车门轻启,跨下车的瞬间,已是置身清凉界。如水清凉,喉间含化薄荷糖般的利落舒爽。双脚踩地,秋夜的凉寒透彻躯体,顿感衣衫单薄,形销骨立,已是身在广寒宫。

快看,星星!
同行的小伙伴桂羸洲一声惊呼,瞬间绽放了漫天璀璨。

抬望眼,我们顿时安静下来。我们伸着长长的脖颈,以仰望的姿势,展露着各自内里的惊喜。我们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我们似乎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我们仿若久别重逢的恋人,又似阿拉丁打开了宝库的石门。

三个人,没有人欢呼雀跃,些微的声响都是那么不合时宜;喃喃的嗫嚅,都是静谧世界的嘈杂。我们缓缓地旋转着脖颈和头颅,我们生怕那些星辰转瞬溜走。我们根本无法锁定哪一颗星星,大小不一的星辰,亮度明暗的星辰,在深邃立体的天幕上闪烁、清澈、贴近,而又遥远。

此夜星繁河正白,茫茫苍穹,钟罩式的天幕,星辰浩繁,如梦似幻。哪一颗星星属于哪一个星座,哪一个星座又是依着怎样的姿势排列,我都说不出来,我不知道那些星星的名字,我只是痴痴地仰望。

久违了的星辰。城市蛰居的许多年,我都忘记了星辰的存在。纵然尘埃遮挡,其实星辰依旧在;纵然现世纷扰,依然有真实的桃源存在。

从小在山里长大,看多了月升月落,见惯了星隐星现。待走出山外,一去十多年,故乡夜空的繁星,早已寥落无几。在城市栉比的高楼间,更是难见两三点星光。在王石门,遇见故乡。王石门,闪烁的,依然是昨夜的星辰。

夜宿王石门,缘起一场美丽的邂逅。

桂元,我的朋友,携其公子羸洲,驱车来乡间找我叙旧小酌。香山脚下,龙泽湖畔,劈柴炖老母鸡。湖水激滟,清酒微醺,意兴阑珊,寅夜时分,意犹未尽。老桂性情中人,竟驱车直上王石门。羸洲质疑:今

宵安枕何处?老桂洒脱超凡:敲门试问野人家。

高山难胜寒,我赶紧联系山上农家小院的段姐。段姐回复,尚有农舍一间,被褥齐整,洒扫停当,食宿无虞。

王石门,本无心成为风景。高山之上,王石门人历尽了生活的千辛万苦,尝尽了高山生活的艰难。一条天路,如绳索倒悬,二十八道急弯,仿若祖辈生活的千回百转。历尽几百年的坚守,于高山之巅,硬是守出了一份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我们在段姐家的东厢房里安顿下来。左邻右舍的农家小院里住满了来自八方的游客。王石门的夜晚,接纳了远道的旅人,八百五十多米高的山巅之上,汇集了怀揣朝圣之心的访客。很多游客都是一住三五天,或是直接在山上度过炎炎夏日。我曾许多次在王石门亮丽的阳光下徜徉,只见那些来山上久住的旅人,俨然就是王石门的村民,荷锄田间,引水种菜;或是信步村庄小道,林边陌上,其乐融融。

庭院里是树叶婆娑的杏树,方形的窗户在夜幕上裁出一片星光。小伙羸洲酣然入睡,枕着他自小至大初次见过的星辰,怀抱着他入住乡间的喜悦和兴奋。我和老桂毫无睡意,起身沿着水泥阶梯,攀上东厢房上的平台。平台上,一张木质条几,几个马扎,一片安静清凉的夜色。

星光下,仰头可见参差错落的房舍,影影绰绰的豆棚瓜架;俯首即是朦胧的沟壑山川,阡陌田畴。隔着几座宅院的一座平房顶上,闪烁着明明灭灭的烟头,是谁在独揽一夜星空,还是谁在如水的星光下参禅悟道?

阒无声迹。城市的声响在遥远的百里之外,属于自己的那些琐碎,也统统卸在了山下。我所纠结的、牵肠的、追逐的、无法排解的,原来都可以搁置在这逍遥自在的山坡。这是一份具体可感的逍遥,可见可闻,可触可摸;这份和谐有色有声,看似虚无,实则真实得让人落泪。

老桂是一个老牌摄影记者,豪爽深刻,遇佛问佛,见道坐道,见解总是鞭辟入里,启人心扉。老桂应该是参透了坐忘之法,但见他端坐马扎之上,面色凝重,不悲不喜,颇有一番仙风道骨。

一声遥远的鸡啼,两三声深巷狗吠,秋虫在呢喃,山鼠在夜行,况味十足的山巅夜色。不觉间,我们都已开始追逐宁静。我们挟着对世俗的理解,找寻各自精神的归处。我们都不言语,我们心照不宣,我们千般运筹万般设想,前去朝拜我们理想的圣地,可那里早已是座无虚席。我们不是唯一的追随者。

西南而望,香山主峰兀立星汉。王石门人,见惯了香山的日升日落,观尽了香山的霞帔云霓。不觉山路坎坷苦,只缘身在此山中,在轮回的寒暑中,自然平静地耕作。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桃源中人;在他们眼里,我们来此或许仅为换取片刻的精神慰藉。

源里源外,是谁抚慰了谁的内心?不管怎样,王石门,会是我们驻泊心灵的道场。

□薛原

这本精装书有三行醒目的广告词:“回到堆满书的房间/过一种无论何时死去/也不后悔的生活”。

这文字有些刺目,也有些极端。但却道出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堆满书的房间里过一种自己不后悔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道出了这本书的性质或说特点,就像书名:《所幸藏书房》。这本书是书评人绿茶行走天南地北“画书房”探访之旅的结集,是他以速写插画的形式,对他眼里的120间个人书房的提炼与描绘。就如郑培凯在《所幸藏书房》序言里所说:绿茶图绘了百多间现代读书人的书房,有极为珍贵的善本收藏室,有琳琅满目的高雅书房,也有像他家这种书籍的堆砌,显示了当代藏书与堆书的真实情况……

关于个人与书房,例如收入该书中的长沙周实的书房,用周实自己的话说,他喜欢一个人呆在他的书房里。“一个人,在书房,就像一个人在这世界上,你想要怎样你就能怎样。”读书对于周实就像在窥探另外一种奇特的生活、另外一种新颖的思想、另外一种味道的心情。“我一翻开书就像是去了另外一世界里。”去往另一个世界,也是一个人在书房里最好的状态。绿茶在《所幸藏书房》里不仅描绘了他所看到的书房,还让这些书房的主人从自己的藏书里挑选值得推荐或对自己有重要意义的书单。而周实为自己挑选出的是这样几本:《新版李白全集编年注释》《聊斋志异》《增广贤文》。

挑选这几本书对周实来说自然有着特殊的意义,他之所以喜欢李白的诗,是因为在他看来李白的诗顺口而来随手而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选择《聊斋志异》的原因更简单,周实说《聊斋志异》是世间最好的短篇集,上天入地,神思飞逸,既出人意料,又合情合理。而《增广贤文》则给予周实更多是自己的记忆: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读这本书时所感到的那种震惊,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世上竟有这样的书!这是他的第一感受。这真的是“贤文”呀!这是他再次的认同,书中的每一句都点到了人生再世的“七寸”!

绿茶描绘的书房自然也是有缘由的,例如他写他到访长沙钟叔河先生的“念楼”。绿茶说,早年他在报纸副刊时,发表过很多钟叔河先生的“念楼学短”系列,钟老也不止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绿茶是发他文章最多的副刊编辑。2019年夏天,绿茶终于有缘得访念楼。用绿茶的话说,一见如故,开心畅聊。间隙在念楼画书房速写,钟老在画上题写:“相知二十年。今日才相见,一见更倾心,珍重此见面。”绿茶的速写也为这种“珍重”留下了抹不掉的形象画面。

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和夏晓虹夫妇的书房,则是另一番景象。陈平原说,除掉个别有纪念意义的,他们的书房基本上都是常用书。他从来不考虑书值不值钱的事情,他所收藏的书都是为了自己的阅读需要和研究需要。“书应该是用来阅读,而且应该在舒适的环境中阅读。”堆满书而且还要感觉舒服的环境,这也是在书房里读书的理由。

即便是学以致用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藏书也未必都是为了专业上的有用,还有为了兴趣和乐趣。例如有一位先生收藏各种版本的钱钟书小说《围城》,简体、繁体中文版以及英、法、德、西班牙文等各种译本,书架上钱钟书的著作琳琅满目,而钱先生的签赠本《七缀集》和《写在人生边上》更是他的镇宅之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张新颖教授说,绿茶所画的他的书房,其实是在复旦校园里的办公室和书房。“若干年后我搬离这个房间,绿茶绘就的纸上书房还将会继续存在。他预留了将来可供回忆的情景。”不管是在单位里的书房,还是个人家里的书房,绿茶描绘的这些纸上的书房,都给书房主人和读者的未来,留下了可供回望和回味的不会消逝的风景。

绿茶描绘的这120间书房,书房主人的年龄跨度也很大,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堆满书的房间,往往也已经人到中年。不管是中年人还是老年人,用周实的话说,如果还爱读书就说明你还没有老。“人老是不可阻挡的,文字却能永远年轻。”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

编辑:向平 组版:陈明丽